

大唐的刘禹锡,被今人称为“最牛公务员”。纵观其一生,那可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高光时刻,33岁即进入国家改革决策层,号称“二王刘柳”集团(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组成的改革派)。惜乎,改革失败,自此开始了被贬官的人生历程。有人统计过,刘禹锡先后被贬27次,流放23年。从朝为青丝到暮年白发,几乎都在烟瘴之地度过。虽命运多舛,颠沛流离,他却将桀骜不驯的铮铮铁骨,化为铿锵有力的诗句千秋光耀。刘禹锡被贬岁月的诗作,竟然占据《刘宾客文集》87%的份额。诚如其《浪淘沙》所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人家是喜走桃花运,刘禹锡偏逢桃花劫。两首“桃花诗”,无论“刘郎”还是“前度刘郎”均遭贬谪。此次唐宪宗下旨,将刘禹锡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即刻出发,不得延误”。后因刘禹锡老母八十有余,加上柳宗元等人求情,方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刘禹锡从此开始了连州五载的新生活。

刘禹锡大力推行教育,当政期间,连州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有了这文化基础和向学风习,当地在宋代竟出了138位进士。刘禹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连州竟从蛮荒之地,变成了人杰地灵之州。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黼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刘禹锡字梦得)两公始”。清乾隆时杨楚枝的《连州志·名宦传》则评价说“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其评价可谓中肯、公正。

刘禹锡被白居易誉为“诗豪”。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医家,曾在连州编撰《传信方》,以济世活人,救死扶伤,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传信方》济世悬壶,方方难得,方方皆珍,开启了诗家的另类写作。《传信方》见《唐书·艺文志》,撰于公元818年。所收方药大多符合验、便、廉的原则,故在唐、宋方书中颇多引用。只是自元以后,渐次散佚。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传信方集解》,主要是从古方书辑佚而得,共45方。

据说刘禹锡少小多病,羡慕别人家小朋友“武健可爱”,“羞己之不如”。他47岁在《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中解释说,自己儿时多病,常被保姆抱着去巫家看病,每每“针烙灌饵”,哭泣不止,其家那巫并不懂方药医理。大约17岁时,刘禹锡即开始访名师,研医术。遍读《小品方》《药对》《本草》《素问》等,辨识药物,诊脉下方。积几十年之经验,用他的话说“其术足以自卫”。不仅给自己和家人治病,为别人诊治一出手就“疾辄良已”,堪称医到病除,妙手回春。

当然,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刘禹锡曾作《鉴药》一文,谈及早年因未听医生药物有奇毒,病好即停的囟祸,虽服药后“能能轻,辨能知,涉旬而奇痒绝焉”,却听信他人“顾医之态,多畜术以自贵,遗患以要财”之言,又连服药数天竟至毒性发作,全身胀痛。那名医下药解毒方才化险为夷。这亦是以身试药的范例。

其实,刘禹锡之所以爱上中医学,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有仁爱之心、活人之志。正因人生遭际屡遇贬谪,多经忧患,不仅要活人,且要活出个人样来,活他个潇潇洒洒,开开心心,就得健康、壮实,抗病、抗打击。刘禹锡的心得即“生疾不必大忧心,三治七养道而慎”。

所谓“疾”不仅指身体有意,亦指心病,心理抑郁。像因永贞革新失败同时被贬谪的好友柳宗元,竟忧愤而死,年仅47岁。当然,处江湖之远,还要心忧其民,救赅百姓,济助生民。当时的连州僻僻、荒凉,百姓十分贫苦,疾病常常肆虐,又特别缺医少药,刘禹锡自然忧心如焚。这种高扬的意志和博大的民本襟怀,是他细心体验医术,专心搜集药方最根本的动力源。

于是,刘禹锡向好友求助。公元817年前后,柳宗元在信中分享了《治霍乱盐汤方》《治疗疔方》《治脚气方》等在柳州验证有效的方子,为刘禹锡拿来救了不少连州百姓。公元818年,道州刺史薛景晦亦将他编纂的《古今集验方》十通寄给刘禹锡,表示其志在济世救人。刘禹锡大受激励,加上自己认真搜集并验证过的50余个药方,遂编写成医书《传信方》。所收载的方剂,涉及内、外、妇、儿等多个领域,大多符合验、便、廉的原则。包括用大蓝汁(板蓝根)加雄黄、麝香治蜘蛛咬伤,用大豆、生姜治腹胀等,药材易得,用法也比较简单。特别是药方不仅详细描述使用方法和治疗效果,而且还专门记述了药方的来源及见证病例。

用芦荟治湿癣,即是他少年时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尝试的。“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淫淫。用斑蜚、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蝥,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以温浆水洗癣,拭净敷之,立干便愈,真神药也。”

再如,疗暴中风,用紧细牛旁根,取时避风,以竹刀或剃刀刮去土,生布拭,捣绞取汁一大升,和好蜜四大合,温分两服,得汗出便愈。此外得之岳鄂郡中丞,郑国食热内一顿,便中暴风,外甥卢氏为颍阳令有此方,服,当时便愈。用黄独的干燥块茎“疗瘦方”,亦注明“得之邕州从事张苴,尝日击有效。复已试,其验如神”。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更坚定了该书的可信性,故称《传信方》。可见学用现,摆脱疾病困扰,造福一方百姓。据称《传信方》受到历代医家推崇,在朝鲜、日本等国也广为流传。

公元842年,刘禹锡在户部侍郎的任上病逝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朝廷追授其为户部尚书。临终之际,刘禹锡在编撰一生诗集的首页写道:“天与所长不使施,人或我仇,我不人尤。”在绝境中乐观豁达,在多舛中宽容放下,正是其人生境界博大情怀的最优表达。刘禹锡所著医书《传信方》疗救众生,是其以仁心驱散疾病阴霾之民生情结、人情情怀的最好彰显。难怪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从连州被贬往夔州后,连州百姓自发建起刘公祠,这是来自人民最高的褒奖和最好的纪念。

书评

探索未知,拓展见闻,是人类认识和了解大自然最直观的一种方式,更是赋予心灵无尽自由的最佳途径。“时光·旷野丛书”之一的《蒙古草原纪行:安德鲁斯动物考察手记》,通过一位百年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探险队队员与妻子深入亚洲,开启华北及蒙古地区的博物考察之旅,让所有读者如身临其境般跟随其脚步,领略广袤草原之浩瀚、自然景观之瑰丽、人文历史之奇特,颇有一番生趣。

笔者虽未曾涉足内蒙古大草原,但心中始终对那片土地充满憧憬。恰逢假日,翻开这本书籍。在这本书中,各种如今难以得见的动植物均被清晰描述,尤其是无比活跃于蒙古及华北地区数量庞大的羚羊、狍子、盘羊、马鹿、野猪、梅花鹿、蓑羽鹤、旱獭、大鸨等珍禽异兽,在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使读者能够借此回望百年,领略那片曾经的荒野之地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也带来充沛的自然能量,涤荡起心灵与文字尽情碰撞的那种畅快淋漓。

1918年8月,为采集亚洲哺乳动物样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探险队成员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与妻子率领考察团深入亚洲,开启华北及蒙古地区的博物考察之旅。接下来的两年内,作者一行往返于北京与蒙古戈壁,在草原上追逐羚羊,在山谷间追踪斑羚羊、狍子。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中国北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貌。

作者避开乏味的科学术语,以探险家视角记录此次考察,其鲜活与传奇不亚于一部冒险小说,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动物学、人类学的文字与影像资料。这本书作为一名博物考察和标本收集专家的记录,不但没有堆砌各种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而且充满冒险和探秘色彩,如同一部纪实小说,节奏感和刺激性十足,读起来无任何乏味之感,且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更真切地窥见其全貌,读毕仍深深感觉意犹未尽。

跟随着作者的一次次往返于那片渺无人烟的草原,通过文字了解其过程之艰辛和不易,配合书中40余幅桃花被风雨摧残,在池上落满花瓣。秋英捡拾起一些,将之摆为文字,填成一篇《谒金门》词:“春近半,花命也如春短。一夜落红吹渐满,风狂春不管。”摆到最后一句时,“春”字还没好,一阵风突然吹来,把所有花瓣都吹散了,凌乱于地。秋英非常惆怅。我拿玩笑话开解她说:“这回可真是‘风狂春不管’了。”两人相视一笑而罢。

翻开《秋灯琐忆》,像是误入一所江南老宅的庭院。阳光透过帘箔,落在泛黄的书页上,字里行间浮动着旧年的尘埃。蒋坦笔下的秋英,不是史册里端庄的“蒋门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会为枯梅落泪,会蘸露水在芭蕉叶上题诗,会在雨天笑着折一枝芭蕉叶顶在头上遮雨。

这般鲜活,这般宜人。《秋灯琐忆》是清代文人蒋坦回忆与爱妻秋英(关璞)日常生活琐事,是一部充满才情、风雅、志趣和诗意的散文集。本书初成于蒋、关结婚数十年,成书五年后,秋英病故。蒋坦增补了一些悼亡内容,虽然含蓄,但使原本单纯记录夫妇美好生活的回忆录,笼罩上一层隐约的悲凉之雾。此后,蒋坦全心礼佛,于四十岁时因兵乱一家被困杭城,冻饿而死。世事无常之恸,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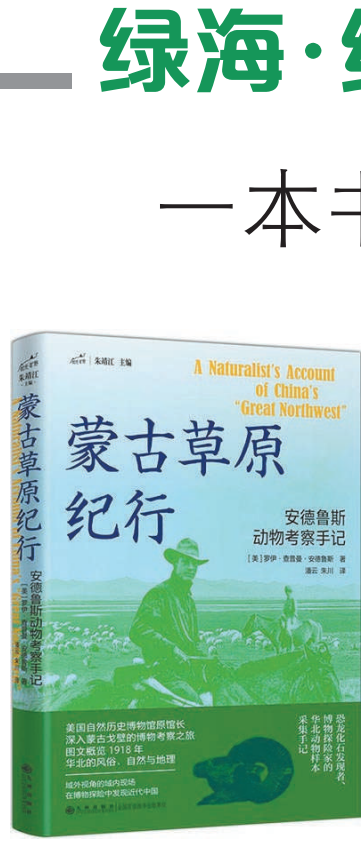
《秋灯琐忆》与《浮生六记》并列,古文经典遗珠,备受林语堂推崇。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将部分译成英文。女

影评

美国电影《完美的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单亲孩子菲利普·佩里的母亲对他管教甚严,8岁的小菲利普甚至从未参加过一次鬼节讨糖果的游戏。附近得克萨斯州监狱的两名罪犯越狱成功,劫持菲利普作为人质,向得州边界逃窜。途中,罪犯之一的布奇·海恩斯干掉了鲁莽愚蠢的同伴,却对小菲利普照顾有加。与此同时,得州警探瑞德·加内特带着手下和州长特派的犯罪学家萨利(劳拉·邓恩饰)一同火速追捕布奇。双方在得州境内展开了一场公路赛大竞技。而小菲利普也经历了很多从未想过的刺激与快乐,并与布奇产生了一种近似父子的不寻常感情。不幸的是,小菲利普最终目睹的却是,布奇诞生在警方的枪口下……

电影涉及一次越狱、一次人质劫持、一场横跨得克萨斯的追捕、两次谋杀、各式抢劫以及最终逃犯与警察的对峙。然而,它真正要表达的不是上述情节中的任何东西,而是一种更深刻、更有趣的东西,它关乎暴力的本质以及逃犯如何像父亲一样影响了一个孩子、孩子如何像儿子般影响了一个男人。而这种感觉带来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完美的一瞬。

影片汇集了美国两代身材健美、沉默寡言的杰出偶像——凯文·科斯特纳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前者饰演绑架小孩的逃犯,后者则负责对前者



作者避开乏味的科学术语,以探险家视角记录此次考察,其鲜活与传奇不亚于一部冒险小说,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动物学、人类学的文字与影像资料。这本书作为一名博物考察和标本收集专家的记录,不但没有堆砌各种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而且充满冒险和探秘色彩,如同一部纪实小说,节奏感和刺激性十足,读起来无任何乏味之感,且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更真切地窥见其全貌,读毕仍深深感觉意犹未尽。

跟随着作者的一次次往返于那片渺无人烟的草原,通过文字了解其过程之艰辛和不易,配合书中40余幅



古文经典遗珠,备受林语堂推崇。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将部分译成英文。女主人公秋英,和《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芸娘一起被人们视为很可爱的古中国女子。从清末民初至现当代,众多学者、出版物将二者合为一处研究、出版,被誉为“忆语体”“美化文学”代表作。

清人蒋坦写下这本回忆录时,或许未曾想过它会穿越百年光阴,落在今人案头。书里不见家国大义,没有惊心动魄,只有他与妻子秋英20年间的寻常日子:种梅养鹤,煮茶听雨,修葺篱笆,侍弄花草。琐碎如檐下滴雨,却又晶莹剔透。

蒋关夫妇的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关英字秋英,长蒋坦一岁。这对



的抓捕。但科斯特纳的角色似乎并不真正在意逃亡,伊斯特伍德似乎也没有专注于追捕,两人很久以前就见过面,并且他们都明白此事无关追捕,而是关于旧时的、深深的伤痛。

这是一部会令你大吃一惊的电影,情节设置得如此熟悉,以至于你认为故事会是单调而紧凑的。事实却不然,约翰·李·汉考克的剧本深入人心。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导演则发现了故事中一种完美真相的古怪但沉静的时刻。

黄永国

珍贵的纪实照片,脑海中会慢慢浮现出一个个虽不可思议却真实无比的场景,一大群羚羊在茫茫黄沙间奔跑跳跃、月朗星稀的夜晚帐篷与篝火相映成趣、悬崖峭壁间傲然矗立的珍稀生灵,纯真质朴穿着独具一格的蒙古族人,对于习惯了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森林,却很少融入大自然之中放逐心灵的现代人而言,绝对是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

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20世纪著名探险家、博物学家,1935年至1942年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以其科考探险以及首次发现恐龙蛋与化石而闻名。他所带领的“亚洲动物考察团”曾深入缅甸,中国的西南、西北以及蒙古等地区,留下了大量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标本、化石,并撰写自然勘察报告。安德鲁斯于1908年前往阿拉斯加,开启第一次考察之旅,1909年至1910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考察信天翁,1914年开启鲸鱼等海洋哺乳动物研究,1916年至1925年带领考察队深入亚洲。著有《用枪杀与相机捕鲸》《踏上古人的足迹》《对中亚的新征服》《秘境微行:深入中国的博物探险之旅》等。

细细品味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这位20世纪著名探险家、博物学家,对于百年前那片生存着大量特有动植物的浩瀚草原,以及正处于时局复杂、动荡中的蒙古地区,是非常好奇的,更是

孤舟

青梅竹马的表姐弟,在五岁时经常并肩玩耍,被张情斋老伯笑谈“俨然佳儿佳妇”,不久两家就订下了这门中表亲。此后直到蒋坦满20周岁二人成婚,历经15年,二人都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是各种因缘邂逅过五次。这样的婚姻,在我们今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蒋关二人却非常恩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投趣。蒋坦富有诗才,秋英也是浙派女诗人。正是这份出众的才情和共同兴趣,滋润了蒋关二人的生活。

秋英是个妙人。她爱花,也惜花。梅树枯萎,“秋英顾之而泣”,蒋坦默默将它埋于阶下。她喜欢芭蕉,亲手种下。一场风雨后,蒋坦在叶上戏题:“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秋英见了,提笔续写:“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这蕉叶上的唱和,是夫妻间特有的俏皮,带着草木的清气,比任何华章锦句都更动人。后来芭蕉被风雨摧残,秋英说:“此是断肠草,种之无益。”语气里的惋惜,如同失去一位故人。这哪里是写草木,分明是写两颗草木般自然舒展的心。

“……夜深时分,秋英欲找茶水喝,壶里尚存温热,而灶间已没有炉火了。想叫小丫鬟起来烧水,她们却都在屋里蒙头大睡,早为梦神召唤了去。我于是将案头的灯分了一盏放在灶间,借着光为秋英热了一碗莲子汤喝。秋

罗伊特

科斯特纳和伊斯特伍德在本片之前两年的奥斯卡上都曾载誉而归,但无论是《与狼共舞》还是《不可饶恕》,都不及本片的幽微细致和伤感。在此之前,伊斯特伍德已经导演了17部电影,不过他的导演才华常常为他的明星身份所掩盖。《完美的世界》是一部任何在世的导演都会为之骄傲的作品。

科斯特纳饰演的布奇·海恩斯是个陷入困境的年轻人,他遭人陷害受到不公正处罚。伊斯特伍德饰演的瑞德·加内特则与此事有关,且始终耿耿于怀。逃出生天后,布奇·海恩斯与另一位囚犯在黎明时闯入一位母亲和孩子的家里,很快他们就带着小人质菲利普上路了。

不久,另一名囚犯即从视线里消失,男人带着小男孩横穿得克萨斯后面的马路。负责抓捕的是瑞德·加内特,开一辆新奇的房车,以此作为他的“移动指挥部”。加内特深受一位啰嗦的犯罪学家及一干下属的折磨,其中有一位是枪法神准的联邦探员。表面上看布奇是一个绑架小孩的亡命之徒,但出于各种原因,伊斯特伍德和邓恩都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事实的确不简单。影片的核心是不法分子与孩子之间情感的微妙发展。你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但是你绝对猜不到这段关系将走向何方,它不同于任何传统的电影模式。布奇不是

心驰神往的。他渴望通过考察与深入探索,去揭开曾经称霸亚洲,甚至差点连欧洲都一并征服的先祖遗留之地,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特质。在一次次旅途中,他似乎发现了些什么,又好像错过了些什么,更是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伏笔。

在这本书中,安德鲁斯用了大量笔墨来介绍他为了收集标本而狩猎蒙古草原上活跃着的羚羊的经历,并以极其推崇的方式,介绍了自己成功获取羚羊标本的功臣——一匹被他起名为“忽必烈汗”的蒙古小马,其似乎天生所具备的狩猎基因,以及对猎物远超寻常的敏锐性,使得它大放异彩,甚至风头超过了所在章节的主角——那些奔跑能力甚至堪比汽车的草原精灵——蒙古羚羊。

跟随着书中的一行行文字,脑海中慢慢浮现而出的,是百年前的蒙古草原,一片片波浪起伏的绿色海洋,还有夹杂其间的那些古朴的蒙古包,成群结队来来往去的驼队和商旅。一种苍茫与荒凉感油然而生,却并不孤独,也不寂寞,带着些许的旷然和怡然,牵引着胸膛中那颗规律跳动的心,得到久违的放空,似乎鼻翼间都变得潮湿、温润起来;一种苍凉的气息慢慢漫溢开来,蔚蓝的天、洁白的云、翱翔的鸟雀、远处的青草,一切都如此美好。

徜徉于作者在蒙古草原的一次次游历之旅中,有一种久违的自由和放松。一路风餐露宿,途中还会出现各

纸页上不曾熄灭的微光

笑得肺病已有十年,深秋时节总是咳嗽不已,得架高枕头,使呼吸顺畅,才能熟睡。今年以来,她的抵抗力稍微强了些,常常和我相对而坐,一直话旧到半夜,她能禁得起熬夜,兴许是睡眠、饮食等方面都经调理而有了效果吧?但现在才刚入秋,还不知道等到八九月间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日子清贫。书中常有“薪桂米珠”的窘迫,但从不失诗意。秋英在灯下补衣,蒋坦看着,觉得“天孙织锦”也不过如此。他们用梅花雪水煮茶,在西湖边赁屋而居,对着满湖荷花,秋英说:“但使此花享尽人间清福。”清贫里的丰盈,是精神的自足。秋英擅琴,却不肯轻易抚弄,只在情之所至时,让琴声自然流淌。她不施脂粉,蒋坦说:“以君才情,岂屑为此?”她的美是内在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的暗淡。

然而,生活的风雨岂会因诗意而绕行?太平天国的烽火渐近杭州,书中字句骤然沉重。《乱离之世,人命如草芥》,他们被迫流离,清贫安稳的日子被粗暴撕碎。秋英病逝于颠沛之中,蒋坦的笔触沉痛而克制。他写秋英临终前“神志湛然”,只嘱他“善为之”,没有嚎啕,没有渲染,只有巨大的空寂与隐忍的悲凉。这空寂,比哭喊更令人窒息。芭蕉枯了,梅树死了,那个在蕉叶上题诗、在灯下补衣的人,也永远离开了。蒋坦在书末叹息:“回想前事,恍然如梦。”这“梦”里有过最真实的

不完美世界里的完美一瞬

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菲利普交了一个朋友又失去了这个朋友,但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布奇有一个糟糕的童年。他的亲生父亲不在身边,母亲也不关心他,母亲的男友也不喜欢他。布奇含糊其词地谈到要去阿拉斯加。当布奇和男孩开车驶过尘土飞扬的得克萨斯大地时,他们更像是兜圈子。男人则仔细观察着男孩,想要明白作为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谈话方式。他试图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

电影中的父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当幸福来敲门》教会我们乐观向上,《摔跤吧!爸爸》告诫我们不懈坚持;《大鱼》为我们插上想象力的翅膀。还有被无数人奉为影史经典的《美丽人生》,以一段浪漫而残忍的父子情赚足观众的眼泪……

《完美的世界》的谋杀案都不是在镜头下发生的。一具尸体出现在汽车后备厢里,另一具在玉米地里,两起谋杀都未曾见。伊斯特伍德极力避免枪击、坠尸等老套的场面,直到最后,临别时刻,银幕才出现某个人被枪杀的场面。影片的关键处,布奇和菲利普被一位友善的黑人农民收留过夜。第二天早上,布奇看到农夫粗暴地对待他的儿子,看到儿子不守规矩,农夫便扇他巴掌。尽管这是错误

种各样的问题,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和隔阂、准备不足导致的折返和耽擱。在这些可能影响到心情的问题面前,作者所展现出的那种豁达和坚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对待生活的一种乐观积极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得整体的考察和狩猎过程虽然有波折和坎坷,却最终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这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十分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历史的更迭变迁迅疾如风,仅仅百年光景,书中所描述的地点、线路、风景、人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安德鲁斯在书中所担忧的一些动物种群生存可能出现的危机,似乎并没有应验。或许正是因为如他这样,曾经在我国境内及周边区域开展各种考察和探索的专家学者的影响和推动,让自然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片被他断言可能会永久消失的草原,如今仍绿意盎然,花团锦簇,各种动植物资源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日益丰富、生机勃勃。

读这样的一本书,是一个轻松而惬意的过程。阅读之时,如跟着作者一起,回到了百年前的蒙古草原,去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心灵随之升腾起来,跨过萋萋青草,越过茫茫戈壁,借苍鹰之翼翱翔,化羚羊之蹄驰骋,游览祖国大好河山,骄傲与自豪之情倍增。或许,这便是阅读的意义,是赋予心灵的一场畅快与自由的盛宴吧。

人间烟火与至情至性。朱隐山的译文,如同为这册书点起一盏温润的灯。他拂去岁月积尘,让文字恢复原本的肌理与呼吸。注释不堆砌考据,只在必要处轻轻一点,如同向导在幽径旁低声提示,不惊扰读者的沉湎。原书的素雅气质得以保全,蒋坦与秋英的身影依旧清晰如昨。

《秋灯琐忆》的珍贵,不在于它描绘了一个多么完美的乌托邦,而在于它展示了如何在平凡甚至困顿中,活出生命的质地与光辉。秋英种芭蕉、惜梅花、灯下补衣、素面相对,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抗生活粗粝的方式。蒋坦记录它们,则是另一种更为深沉的对抗——对抗遗忘,对抗时间粗暴的抹杀。书中那“柴米油盐里的诗心”,并非刻意附庸风雅,而是将日常生活本身,过成一首不事雕琢的诗。我们总可以从最微小的细节中获得对抗残酷生活的勇气。

合上书页,庭院里的光影似乎还摇曳在眼前。蒋坦与秋英早已远去,但那些种梅养鹤、蕉叶题诗的光景,却在纸上留下恒久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另一种微小而坚韧的力量——那是素面对真的真情,是柴米油盐里的诗意,是芭蕉枯死、斯人已逝后,留在纸页上不肯熄灭的微光。

这份微光,足以照亮每一个愿意俯身阅读的人间角落。

的教育方法,但是布奇的反应如此激烈,这时我们意识到,他的某根神经被挑动了。随着一系列复杂事件的展开,电影的真正主题也浮出水面:正确对待孩子,你就不必再把他扔进监狱。所有成年后的暴力,始于孩童时期的虐待。

伊斯特伍德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例如,布奇教菲利普如何持枪——但并非为了射杀别人。事实上,他此举的用意相当深刻,需要你细细思考。以及一些古怪的幽默场景,包括失控的车、万圣节面具、烤牛排等,这些细节以某种疯狂的激情打破了原有的紧张气氛。影片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路边餐车,名字叫“多蒂小屋的咯咯声”,是我在电影中见过最好的餐馆名字。《完美的世界》有犯罪题材影片的元素,兼具一部艺术电影的思想深度和自由表达。

善人之恶和恶人之善,是影里最有冲突的点。它体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和挣扎。人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不能单纯以好坏标准划分。而在这复杂情况下,坏人流露出的善感和好人流露出 的恶意,最易激发人的情绪。你可能会想起《雌雄大盗》《穷山恶水》或是一部1993年初上映的无名杰作《加州杀手》。不是因为他们都讲述同样的故事,而是因为他们都试图去了解事物表面之下的真相,并洞悉其真正的含义。